**外婆的老境**

1

外婆现在一人，住在老房子里。

不久前，在学校，和妈妈通电话，说起外婆的事，得知婆媳俩人闹别扭，竟至难以相处的地步。细究起来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琐碎之事，终究是因为不起眼的小事记在彼此心中，累积，以致不可把持。舅妈一气之下，紧随舅舅去了乌鲁木齐，说是短期不会回来。这样一来，原本还有舅妈在身边的外婆，落得只身一人，茕茕独立。

电话那头的妈妈责备舅舅、舅妈不懂得体谅老人，语气中抑制不住的气愤。对于这结果，我虽不至于像妈妈那般不平，内心总有挥之不去的伤乱。一个人的老境，因不被理解而落寞至此。我常常想，对待老人，我们习以为常的知识、道理，最终都会变得苍白无力。我们面对的，是他们的整个人生，他们的悲喜怒乐。这些生命历程太沉重，不可对抗，亦不可承受。对外婆来说，与儿媳妇的争执固然在所难免，得不到儿子的袒护和理解，怕是最心寒的。年青人，不想在家待，不愿和不喜欢的人同住一个屋檐下，尚且可以离开，寻找别种生活。而年迈的老人，除了生活了一辈子的老房子，她又能何去何从？

当晚，大风的夜，风掠过窗缝低啸，人怔忡不安地坐在奇异的黑暗中，一点关于外婆的记忆，在风声中翻来滚去。

2

我自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对外婆自然生疏些。去外婆家时，也常常不如在家一般自在，拘谨得很。平日里疏于问候。连见面唤一声“外婆”，也当作一种礼貌时刻铭记，不敢违背。在我还小时，外婆家还没有现在整洁亮堂。在她那黑如洞穴的厨房，开始了我对外婆的童年记忆。那个一起火就烟雾缭绕，憋得人喘不过气的地方，在脑海根深蒂固。如今，即使整栋屋子整饬翻新后，厨房仍旧保持着它最初的模样，像个念旧而固执的老人。不同的，只是在吃饭的地方，摆了一张床。自此，外婆的生活起居都不曾离开那个狭小暗黑的空间。

外婆做饭原是极好的。复杂的菜式尚且不说，简单的，碗里打两个鸡蛋，搁上一把糖，再在中间点上一颗红枣，锅里一蒸，就是一碗香甜的“糖煮蛋”，用土话念出来，叫 “糖子蛋”，那是无须刻意便可记住的食名和美味。至今回想起来，嘴里还泛着阵阵淡而温馨的甜味。记忆中的味道，回味起来也是幸福至极的。

但是，自从外公走了以后，一个人生活的外婆，什么都无所谓了。灶清锅冷。饭，有一顿没一顿的吃。揭开桌罩，常常是一大碗米饭，又冷又硬，边儿上一个已经打开了的菜罐头，吃过后又把金属盖片弯过盖好，也不知开封前已经放了多久，开封后又吃了多久。妈妈隔段时间给外婆买去些新鲜菜样，捎带着各种花样的罐头，说是即使不做菜，也能吃得好一些。但是，常常是这次带去了，上次带去的还没吃完。逢年过节的，去外婆家吃饭，一大桌子的饭菜准备好了，外婆却常常不上桌。喊她过来一起吃，她却轻描淡写地以吃素为借口，独自一人早把一顿饭凑合着解决了。大家吃吃喝喝时，她在厨房打下手，不时在席旁站着，满脸乐呵的表情。年年如此，即使后来念佛少了，也不上桌，要么，就等大伙都吃完了，才盛着一碗米饭，就着剩下的菜吃。

想来，这样的生活外婆过了都有十几年了。这十几年，说她固执，说她清贫，也许都敌不过孤独二字。年纪一大，人就会怕孤独，见着家人们在一起，也喜不自禁，也想着凑凑热闹。只是，她喜欢一个人的自在——不必给家人“添麻烦”。，

外婆向来如此，有南方老太太的小心思和一股子犟劲儿。

3

外公去世已有十几年。那时我四年级，记忆仅限于外公一天天瘦削下来的印象，还有妈妈来回两地的奔波劳碌。至于外婆，她当时情绪怎样？是否因操劳变了模样？竟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外公丧礼结束那晚，宾客散去，院子里杯盘狼藉，忙碌的身影中不见外婆。走过外婆卧室的窗口，看到在那张两人躺了几十年的床上，外婆裹着被子，狠狠将脸蒙住，一阵阵地在无声中抽泣。被子是红色的，鲜妍得直叩人心。突然明白，一直以来沉默，不过是伪装的坚强。此刻，外婆一生的坚强似乎荡然无存，竟至一下虚弱得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眼前的一切随着外婆的抽泣隐隐震颤，那微弱的震颤裹挟了一世的埋怨与悲伤，还有今后只身一人的恐惧。

妈妈老说，外公和外婆是一对冤家——外公脾气不好，动不动就拿外婆撒气；外婆能忍，不愿和外公一般见识，自然也受了不少委屈。即便如此，活着，也还算有个依靠；死后，连那依靠都没有了。一人的离开，终归对于剩下那人更加残忍，本就少言寡语的外婆，愈发显得沉默。

一次在外婆家，妈妈突然问我是否还记得外公的样子。低头吃饭的外婆忽地抬眼看着我。我没有作答。我不知道外婆看着我的眼神里面有什么，或许是为了单纯知道一个回答，或许，是在预想自己身后会在儿孙的记忆中清晰多久，留存多久。

4

几天前去外婆家。车子距离外婆家还有一段路，远远就看见外婆倚在门口翘首以盼。

外婆个头矮小，不匀称的体态让她看起来站得那么吃力。白发杂乱地披拂在鬓边。想来已有半年没见了，老得快，也愈发模糊了。见了面，一句“来了”，便再无言语，只是自顾自地笑着，转身往家中走去。她蹒跚着走在前头，步子有些外八。听说，外八可以支撑自己的身体。

一进大门，房子已不是记忆中的晦暗模样。只是，骨子里仍保留着旧时的味道，说不上来，却似遥远的记忆触碰敏感的神经。燠热的夏日，阳光很浓，老房子的气味都被蒸发出来，朴拙可爱，陈年的灰尘在老了的阳光里昏睡，亲切又荒凉的回忆。对外婆来说，房子一直在这儿，变了模样，隔着曲折的流年，许多或清晰或恍惚的往事却在记忆深处恒久不变。

外婆围着我们，忙上忙下，忙进忙出，唯恐招待不周。还不时念叨：“我说你们不用过来，这么热的天，来来去去，你们要懊死的嘞。” 我暗自唏嘘，什么时候，外婆需要这么小心翼翼。

有时难免讶异，父母与子女间关系的变化，实在奇妙，如同伴随着时钟滴答缓慢发生的逆转，一种戏剧性的角色互换。

外婆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以前，家里穷。相比起姐姐从小就挑起了家中的担子，两个儿子调皮，不听话。外婆在他俩身上操的心自然也就更多。大舅从小就是捣蛋鬼，小时候因为调皮，挨了不少揍。一次想吃糖，又没钱买，偷着厨房的白糖吃。被发现后，被外婆狠狠地打了一顿。小舅相对懂事些，却也总不让作母亲的省心。彼时的外婆在儿女面前无疑是不可对抗的权威。这样的生活在舅舅内心多多少少埋下了一些委屈。长大后的大舅，常常挥霍无度，对自己的孩子更是没有限度地满足。小舅则心高气傲，容不得别人说他半句不是，不然就是“你懂什么”一句驳回。外婆在成年后的孩子面前，好像真就什么都不懂，全然失却了当年教训他们的威严，有时甚至像极了手足无措的孩子，怕说错话惹得他们生气。偏偏身为子女的，人到中年，仍让外婆有操不完的心，婚事、家用、工作，不管又不行。行走在此般忐忑中，外婆怕是也有不少难处与挣扎。

这么些年，外婆很少享受儿女的幸福，却无端地分担了太多的烦恼和愁苦。孩子成为父母的至爱心肝，同时也成了父母一生操心劳神的剧痛。可悲的是，很多作孩子的对此早已麻木不仁。

妈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一人上街卖牛，有人出钱买，卖牛的问：“你买了这牛，会好好待它么？”

买家回答：“我会当它像亲爹一样。”

那人听后，一口回绝，不卖。

又来一人要买，同样的问题问他，得到的答案是“我会当它像亲生儿子一样。”

卖牛的二话不说把牛卖给了他。

人家问卖牛的为什么。他说，当父母的对儿女永远要比儿女对父母好。

听了这故事，我暗自揣度，不知妈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否也有着与外婆感同身受的无奈。

外婆曾经说，总觉得对不起妈妈。那时，家里没钱，妈妈学习成绩好，送她到一所地方上比较好的学校上学。但学校离家远，妈妈只好住在离学校比较近的姑妈家。但最终，因难忍寄人篱下的生活，妈妈放弃了学业。对此，外婆虽觉遗憾，却也无可奈何，总说，谁让我们家里穷呢？年轻的妈妈以她不合年龄的懂事早走上了工作岗位，自此也用她稚嫩的肩膀扛起了自己的一生。没有背景，好不容易托人找到了一个在机关食堂工作的机会，早出晚归，辛苦，原本纤细好看的手也因常年浸泡在装满锅碗瓢盆的水中变得又粗又糙。这一切，外婆看在眼里，心中作痛，遇上能说心里话的人，也不免要感慨：“阿拉阿珠我看看是顶辛苦嘞。”妈妈在外受气，外婆难过，但又能怎样？只能一口气往肚里咽，家穷，没有话分，有委屈也只能自己忍着。只是不舍和亏欠。女儿的幸与不幸，作母亲的总要惦记一辈子。

两年前，我考上大学，外婆高兴。那种高兴很纯粹，只是因为“总算给你妈妈争口气”。

生活就像一直旋转的陀螺，每个人终会从风华正茂走向白发苍苍。还是个孩子时，我们欠父母的债；做了父母，就该还债了。奇怪，生命的谶语似乎总离不开命运的因果轮回。

5

傍晚微紫的天，有风的院子，几根小板凳，外婆、妈妈还有我三人无可无不可地闲聊，即使是这样平常不过的陪伴，于外婆而言，亦是奢侈。妈妈打趣地问着外婆“碰”上菩萨的事。说是一次外婆准备睡午觉，恍惚中看到菩萨驾着莲花从她的上方飘过。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这样的事，没有真假可言。外婆一向信佛，或许是现实的生活给了她太多生活的贫苦、亲情的冷漠失望，在未知的信仰中，多少能寻求一些慰藉。每天念念经，拜拜佛，心里也总算有个寄托，不至于像无依无靠的浮萍，四处飘散。

当晚，我和妈妈离开，外婆帮着把东西放上车，没走，站在路边，也不招呼说话。

我们车经过，她扬眼微笑，摆了下手。车子开出去好远了，人还在那里。想到走前留在院里尚未收拾的碗筷，几根坐过的板凳，重新独自一人，落寞、孤独、期盼，个中滋味，留外婆一人承受。思绪至此，不免悲从中来。

外婆说，这辈子太苦，下辈子便能投胎也不想做人了。